



# 敦煌吐魯番學 研究論集

北京圖書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中心 合編  
臺北《南海》雜志社



# 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集

北京圖書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中心 合編  
臺北《南海》雜誌社

顧問：季羨林  
執行編委：高仰崇 柴劍虹 孫曉林

書目文獻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集**/北京圖書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  
中心,臺北《南海》雜志社合編.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4

ISBN 7-5013-1209-5

I . 敦… II . ①北… ②臺… III . ①敦煌石窟—研究—文集 ②  
吐魯番—文化—研究—文集 IV . K879. 2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4)第 11873 號

**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集**

北京圖書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中心 合編  
臺北《南海》雜志社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書目文獻出版社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850 × 1168 毫米 32 開本 17.8125 印張 163 千字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冊

ISBN 7-5013-1209-5

K · 212 定價:22.00 元

# 《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集》序

季羨林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裒集近年來寫成的論文 41 篇，編成此集。命我作序，喜而應之。

只要看一看論文目錄，立刻就能看出，這部論集是通力協作大聯合的結果。首先是國際上敦煌吐魯番學學者的大聯合，中國、日本、俄羅斯等國學者們的論文，集中都有。其次是中國國內大陸和港臺學者的大聯合，集中選有這三個地區的學者的論文。最後是老中青三代學者的大聯合，老至耄耋，青至而立，各個年歲層次的學者都有。即以執行編委而論，大陸和臺灣都有人參加。謂之大聯合，不亦可乎！

我個人曾在一些會議上和文章中提出了一個論點：敦煌吐魯番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在世界，頗得到國內外同行學人的首肯。這一次論文的裒集能夠充分體現這種精神。竊以為人類造福唯真理是務的學術本不應有什么國界。從年齡上來講，也不應有什麼“代溝”。國籍方面的大聯合，年齡方面的大聯合，是科學研究的最佳形式。這種形式最能推動學術探討的前進，特別是在當今的世界新形勢下，這是唯一合理的形式。那種劃地為界，固步自封，秘藏資料，壟斷成果的工作方式，早已落在了時代的後面，今後再也不應該出現了。

敦煌吐魯番學的濫觴，至今已將百年。經全世界許多國家有關學者們的努力鑽研，成績斐然，彰彰在人耳目。然而統觀研究

成果，已經解決的問題和尚未解決的問題之間的比例，尚不能盡如人意。在數量上後者所占比例遠遠超過前者。因此，全世界的同行們萬不能高枕無憂，稍存懈怠之心。胡適之先生有兩句詩：“既成過河卒子，只能勇往直前。”我們敦煌吐魯番學界的同仁們，不管國籍如何，不管長幼如何，我們都已成了“過河卒子”，義無反顧，只有勇往直前一條路了。

我相信，從事於敦煌吐魯番學研究工作的朋友們，都會同意我的看法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近年來，國內外的老中青的同行學者們，都在自己研究的領域內，意氣風發，奮力向前。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成立了有關的學會，研究隊伍日益擴大，論文數量日益增多，一派朝氣蓬勃的氣象，真令人歡欣鼓舞。即老朽如我者，亦頗有“老驥伏櫪”之感，其他概可想見了。

國際合作，也大有起色。中英合作，中俄合作，出版敦煌卷子，已成事實。出版的書籍，無論從內容方面來看，還是從裝幀方面來看，都可以說是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幾乎是無懈可擊，無可挑剔的。同其他國家的協作，也正在醞釀中。甚至出版吐魯番（也就是新疆地區）的出土文獻全集的巨大工程，也正在考慮中。從上面舉出的這些簡單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我們中國的敦煌吐魯番學界，全世界的敦煌吐魯番學界，都是春色滿園，前途發展，正未可限量。

我還想進一步發揮一下。敦煌吐魯番學是科學研究中的一門學科。但是，它的意義卻決不僅僅限於學術領域。我上面說到的三個大聯合，能促進國內外的友誼與了解，能促進大陸與港臺間的友誼與了解，能促進老中青三代學人的友誼與了解。而友誼與了解正是我們目前所最迫切需要的。當今之世，我們這個小小寰球并不安定，并不清靜。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依然是你爭我奪，爾虞我詐，戰火在世界上許多地區蔓延，當地人民處於水深火熱

之中。但是，幸而我們的敦煌吐魯番學界卻是安定團結的，三個方面的大聯合正在日益加強，彷彿在動蕩的世界中形成了一片清淨的樂土。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我就是懷着這樣欣慰的心情，寫了這一篇短序。

1994. 4. 14

## 目 錄

- 序 ..... 季羨林(1)  
敦煌卷子《善惠買花獻佛因緣》本事考 ..... 周紹良(1)  
古格王國的寺院藝術 ..... 金維諾(14)  
敦煌本《六祖壇經》讀後管見 ..... 潘重規(24)  
敦煌毗尼藏主考 ..... 姜伯勤(43)  
南哈薩克斯坦與七河流域的佛教遺跡  
..... K. 拜帕柯夫 K. 哈菲佐娃(60)  
鳩摩羅什《通韻》考疑暨敦煌寫卷 S. 1344 號相關問題  
..... 王邦維(68)  
中原出土文物與中古祆教之東浸 ..... 張乃翥(81)  
吐魯番文書札記 ..... 劉銘恕(98)  
敦煌壁畫《十六羅漢圖》榜題研究 ..... 王惠民(106)  
敦煌泗州僧伽經像與泗州和尚信仰 ..... 羅世平(124)  
敦煌寫本《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校勘拾零 ..... 都興宙(136)  
敦煌經帙 ..... 方廣錫(145)  
北京圖書館藏開元戶部格殘卷簡介 ..... 池田溫(159)  
靜嘉堂文庫藏吐魯番資料簡介 ..... 榮新江(176)  
敦煌表狀箋啓書儀略論 ..... 趙和平(189)  
旅順博物館所藏西域文書 ..... 王 宇 劉廣堂(205)  
評丘古耶夫斯基對敦煌所出某些籍帳文書的考釋  
..... 王克孝(225)  
吐魯番出土寫經題記所見甘露年號補說 ..... 王 素(244)  
吐魯番與敦煌所出唐代正副過所 ..... 程喜霖(253)  
TAM336 墓主人試探 ..... 吳 震(269)

北魏瓜州敦煌郡鳴沙、平康、東鄉三縣城址考	李并成(281)
略論古代敦煌興衰之因	郝春文(292)
試論魏晉南北朝高昌屯田的淵源流變	李寶通(304)
吐蕃對河西的統治與經營	劉進寶(322)
從三件《贊普願文》看吐蕃王朝的崩潰——敦煌古藏文 文書 P. T. 16, I. O. 751, P. T. 134, P. T. 230 初探	羅秉芬(339)
敦煌卷子中的 Lho bal 與南波——吐蕃統治時期的南山部族	楊 銘(350)
敦煌本北魏曆書與中國古代月蝕預報	鄧文寬(360)
論古代香藥之路——鬱與古熏香器	饒宗頤(373)
敦煌文學概說	顏廷亮(378)
智勇英雄的贊歌——敦煌詞文《捉季布傳文》簡論	張鴻勛(391)
敦煌本《李白詩集》殘卷探微	張錫厚(408)
敦煌文學與周邊民族文學、域外文學關係述論	張先堂(425)
雖是殘月一彎 却也金光燦爛——高昌回鶻文學成就管窺	郝 浚(442)
敦煌寫本異文綜析	黃 征(457)
敦煌寫卷俗字類釋	張涌泉(476)
王梵志詩用韻考	蔣冀騁(491)
莫高窟 220 窟《維摩詰經變》與長安畫風初探	馬化龍(509)
敦煌回鶻文書法藝術	牛汝極 楊富學(517)
敦煌魏晉畫像磚中的體育形態	李重申 田鶴鳴(532)
敦煌遺書中的梵夾裝	李際寧(538)
談敦煌遺書修復	杜偉生(550)

# 敦煌卷子《善惠買花獻佛因緣》本事考

周紹良

買花獻佛故事，是佛本生故事之一，故事內容是講佛的前生爲一比丘，由於要買花供養燃燈佛，向一女子要求買花，因結下來世因緣之事。這個故事在翻譯的佛典中，數處曾有記載，最早見於後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的《修行本起經》卷上《現變品》：

是時有梵志儒童名無垢光，幼懷聰睿，志大芭弘，……無所不知。心思供養，奉報師恩，辭行開化，道經丘聚，聚中梵志名不樓陀，盛祀天祠。……時儒童菩薩入彼衆中，論道說義七日七夜。爾時其衆欣踊無量。主人長者皆大歡喜，以女賢意施與菩薩。菩薩不受，唯取傘蓋、錫杖、澡罐、履屣、金銀錢各一千，還上本師。其師歡喜，便共分布。儒童菩薩復辭出行，時諸同學各各贈送人一銀錢。遂行入國，見人欣然匆匆平治道路，灑掃燒香。即問行人，用何等故？行人答曰：“綻光佛今日當來，施設供養。”儒童聞佛，歡喜踊躍，衣毛肅然：“佛從何來？云何供養？”行人對曰：“唯持花香、繒絲、幢幡。”於是菩薩便行入城，勤求供具。須臾周匝，了不可得。國人言：“王禁花香，七日獨供。”菩薩聞之，心甚不

樂。須臾佛到，知童子心。時有一女，持瓶盛花。佛放光明，徹照花瓶，變爲琉璃，內外相見。菩薩往趣，而說頌曰：“銀錢凡五百，請買五莖花。奉上銳光佛，求我本所願。”女時說頌答菩薩言：“此花值數錢，仍願出五百；今求何等願，不惜銀錢寶。”菩薩即答言：“不求釋梵魔，四王轉輪聖。願我得成佛，度脫諸十方。”女言“善快哉！所願速得成。願我後世生，常當爲君妻。”菩薩即答言：“女人多情態，壞人正道心；敗亂所求願，斷人布施心。”女答菩薩言：“女誓後世生，隨君所施與；兒子及我身，今佛知我意。仁者慈愍我，唯賜求所願；此花便可得，不者錢還卿，即時思宿命，觀視其本行，以更五百世，曾爲菩薩妻。”于是便可之，歡喜受花去，意甚大悅：“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請寄二花，以上于佛。”即時佛到，國王臣民、長者居士、眷屬圍繞數百千重。菩薩欲前散花，不能得前。佛知至意，化地作泥，人衆雨披，爾乃得前，便散五花，皆止空中，變成花蓋，面七十里；二花住佛兩肩上，如根生。

但梁沙門僧旻、寶唱等集《經律異相》卷四十《超術師又從定光佛請記》條所引《修行本起經》卻與此不同，其文云：

過去定光佛衆祐出現鉢摩大國與四部之衆不可勝計，皆來供養，給其所須。時有梵志，名耶若達，在雪山側，看諸秘識，天文地理，靡不貫綜；書疏文字，亦悉了知。耶若達梵志有弟子名曰雷雲，聰明博見，靡事不通。恒爲耶若達所見愛教，不去須臾。雷雲梵志念言：“我今應學者悉皆已備，宜報師恩。然復貧弊，宜當往詣國界求所須者。”師念：“我之所愛，設吾死者尚不能別，何況今日欲舍吾去。”作五百言與之令誦，未經幾日，悉皆流利。是時耶若達婆羅門告五百弟子曰：“此雷雲梵志，伎術悉通。”即以立名，名曰超術。超

術梵志復經數日，又白師曰：“所學已知。然書籍所載諸有學術過者，當報師恩。”師曰：“汝知是知。”超術作禮而去。爾時鉢摩大國去城不遠有衆梵志并集一家，欲共大祠，并欲論議。有八萬四千梵志共集，第一上座諷誦書疏莫不能知，以五百兩金及金杖、金澡罐各一，牧牛千頭，用奉上師，與第一上座先試其術，過者便與。超術梵志自念：“我今何故家家乞求，不如詣彼大眾，共捐伎術。”超術往，衆多梵志遙相喚曰：“善哉祠主，今獲大利，乃使梵天躬自下降。”時八萬四千諸梵志等各起共迎，异口同音而作是語：“善來大梵神天。”超術梵志曰：“吾非梵天，止止諸賢；汝等豈不聞：雪山北有大梵志衆師，名耶若達。我其弟子，名曰超術。”便向上座曰：“設知伎術者，向吾說之。”爾時彼衆第一上座即誦三藏伎術，無有漏失。時超術語上座曰：“一句五百言，今可說之。”上座曰：“我不解也。”超術便誦三藏及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爾時八萬四千梵志嘆未曾有：“甚奇甚特，我初不聞大人之相，今尊宜在上座。”超術移坐上座，便在第一。時彼衆上座極懷瞋恚，發此誓願：“今此人奪我坐處，此人所生之處，所欲作事，我恒當壞敗其功。”時彼施主即依法施上座，告主人曰：“我今還以金錢銀錢以相施，吾但各取五百枚，以金罐用供養女人，及牛千頭還施主人。吾不習欲，亦不積財。”已便往詣鉢摩大國，其王名曰光明，於城東門見五百梵志，耆年宿德，時彼國王請定光如來日曝火災，即以五百金錢各與一文及比丘衆，衣食供養，掃灑令淨，勿使作倡有土沙穢惡，懸繒幡蓋，香汁塗地，伎樂不可稱計。見一女人，名曰善味，持七莖華，以瓶取水。即問此女：“吾欲買華。”女言：“持用上佛。”即以銀錢五百請五莖華。女貪銀錢，與之莖華。行數十步，女自念言：“此人形貌端正，不惜銀錢。”追呼男子，問用何爲。

答曰：“上佛。”女曰：“請二莖華并以上佛。願我後生常爲夫妻。”超術曰：“菩薩無所愛惜。設爲我妻，必壞我心。”梵志女曰：“我終不相壞，正使持我施與，終必忍行。”……即解發布地。……佛以腳足蹈發而過，又以神力接五莖華，乃得我身在虛空中。餘有二華住佛兩肩。

同是《修行本起經》，並是買花獻佛故事，但彼此出入，頗不相同，名字全異，當是一本同書異譯，且已失傳者。

其次是吳支謙譯《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

至于昔者，定光佛興世，有聖王名曰制勝治，在鉢摩大國，民多壽樂，天下太平。時我爲菩薩，名曰孺童。幼懷聰睿，志大包弘，隱居山澤，守玄行禪，聞世有佛，心獨喜歡，披鹿皮衣，行欲入國。道經丘聚，聚中道士有五百人，菩薩過之，終日竟夜論道說義，師徒皆悅。臨當別時，五百人各送銀錢一枚。菩薩受之。入城見民，欣然匆匆平治道路，灑掃燒香。即問行者，用何等故？行人答曰：“今日佛當來入城。”菩薩大喜，自念甚快：“今得見佛，當求我願。”語頃，王家女過，厥名瞿夷，挾水瓶持七枚青蓮花。菩薩追而呼曰：“大姊且止，請以佞性錢雇手中花。”女曰：“佛將入城，王齋戒沐浴，花欲上之。不可得也。”又請曰：“姊可更取求。”雇二百三百不肯，即採叢中五百銀錢盡用與之。瞿夷念花極直數錢，乃雇五百，貪其銀寶，與五莖花，自留二枚。……追呼男子：“以誠告我，此花可得。不者奪卿。”菩薩顧曰：“……欲以上佛，求所願耳。”瞿夷曰：“善！願我後生，常爲君妻，好醜不相離。……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請寄二花，以獻於佛。”菩薩許焉，須臾佛到，國王臣民皆迎拜謁，各散名花，花悉墮地。菩薩得見佛，散五莖花，皆止空中，當佛上如根生，無墮地者；後散二花，又挾住佛兩肩上。

### 三是西晉聶道真譯《異出菩薩本起經》：

佛爲菩薩時，名摩納，居山中，衣鹿皮衣。時入城，城名鉢摩訶，王名耆耶。菩薩見城中匆匆，因問道中行者言：“今日城中，何以匆匆？”行人對言：“佛今日當來。”菩薩聞佛當來到，內獨心喜，口言：“今日見佛來者，欲從佛求我心中所欲願者。”須臾有一女人，名曰俱夷，持應水瓶，有華七枚，華名優鉢。菩薩隨而呼之曰：“大姊且止！”俱夷即止待之。菩薩言：“請夫人手中優鉢華。”俱夷言：“今日佛當來到，大王在浴室，我當以華上之，華不可得。”菩薩言：“雇華百錢。”俱夷曰：“華不可得。”菩薩曰：“可自更取。”俱夷曰：“不可得。”菩薩復言：“雇華五百錢。”俱夷心自念：“此華才值兩三錢，今乃雇五百錢。”便以優鉢華五枚與之，俱夷自留二枚。菩薩探懷中費錢，適得五百，盡以與之，各自別去。俱夷心念言：“此道人衣鹿皮衣耳，適有五百銀錢，盡用雇華，疑此非恒人也。”即隨而呼之曰：“男子……男子且止。”菩薩即止待之。俱夷曰：“卿以誠告我，我以華與卿；不者我奪卿華走。”菩薩言：“我買華，從百錢上至五百，何故奪我華？”俱夷曰：“此華王家華，我力勢能奪卿。”菩薩即以誠告之：“我聞佛今日當來到，欲以華上之，從佛求心中所欲願者。”俱夷曰：“大善！願我後生，爲卿作婦。卿後生好惡者，我當乃卿作婦。必置我心，令佛知之。”菩薩曰：“可！”便以手中華二枚與菩薩，令上佛。俱夷言：“婦人不能得前，願以華累卿。”菩薩便受之，各自別去。須臾佛來到，國王以下至萬民，皆以百種雜華散佛頭上，華皆墮地。菩薩持華五枚散佛頭上，華皆留止，上向成行，如根生，不墮地。菩薩持俱夷華散佛頭上，花復留止，上向成行，在兩肩不墮地。

### 四是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

過去無數阿僧祇劫，爾時有一仙人，名曰善慧，淨修梵行，求一切種智。……爾時善慧費五百銀錢，隨路而去。……見王家人平治道路，香水灑地，列幢幡蓋，種種莊嚴。即便問言：“何因緣故而作是事？”王人答言：“世有佛興，名曰普光。今燈照王請來入城，所以匆匆莊嚴道路。”善慧即復問彼路人：“汝知何處有諸名花？”答言：“道士：燈照大王擊鼓唱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賣，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懊惱，意猶不息，苦訪花所。俄爾即遇王家青衣，密持七莖青蓮花，過畏王制，令藏著瓶中。善慧至誠，感其蓮花，跳出瓶外。善慧遙見，即追呼曰：“大姊且止，此花賣否？”青衣聞已，心大驚愕，而自念言：“藏花甚密，此何男子，乃見我花，求索買耶？”顧看其瓶，果見花出，生奇特想，答言：“男子：此青蓮花當送宮內，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又言：“請以五百銀錢雇五莖耳。”青衣意疑，復自念言：“此花所值，不過數錢，而今男子乃以銀錢五百，求買五莖！”即問之言：“欲持此花，用作何等？”善慧答言：“今有如來，出興於世，燈照大王請來入城，故須此花，欲以供養。大姊當知，諸佛如來難可值遇，如優鉢花時乃一現。”青衣又問：“供養如來爲求何等？”善慧答曰：“爲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無量苦衆生故。”爾時青衣得聞此語，心自念言：“今此男子容顏端正，披鹿皮衣，才蔽形體，乃爾至誠，不惜錢寶。”即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爲君妻。”善慧答言：“我修梵行，求無爲道，不得相許生死之緣。”青衣即言：“若當不從我此願者，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定不與我花，當從汝願。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來從我乞求頭目髓腦，及與妻子，汝莫生閼，壞吾施心。”青衣答言：“善哉善哉！敬從來命。我今女弱，不能得前，請寄二花，以獻于佛。使我

生生不失此願，好醜不離，必置心中，令佛知之。”……見燈照王已到佛前，最得在初供養禮拜。如是次第至諸大臣，亦各禮敬，并散名花，花悉墜地。於時善慧與五百弟子，見諸人衆供養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又欲濟拔諸苦衆生亦欲滿足一切種智故，即散五莖，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莖，亦止空中，夾佛兩邊。

### 五是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三《受決定記品》第二上：

爾時彼國雪山南面有一梵志，名曰珍寶，……時彼五百諸弟子等常從是師，讀誦祭祀咒術之法。時彼五百弟子之中有一大姓婆羅門子，號名爲雲，於彼衆中，而作上首，衆行具足，少小從師，時年十六，……所有一切婆羅門家種種咒術，工巧技能，皆悉洞解。解已語彼梵志師言：“大師和上心戀雲童子，不欲別離，即語之言：“汝摩那婆……我婆羅門種姓相承，復有家法：若有弟子從師學問，必須報恩，將諸財物以用布施。……汝摩那婆欲報我者，可將一好清淨傘蓋、革屣、金杖、金三叉木、金瓶、金鉢、上下舍勒、五百金錢如是與我。”爾時童子白梵志言：“和上大師，我無如上所說之物可奉和上，請乞放我四方求索，得即將來供養和上。”梵志報言：“汝若知時，當隨所走。”……時雲童子聞有一處，去此雪山五百由旬，其城名曰輸羅波奢。時彼城中有一種姓大婆羅門，名祭祀德，……欲爲六萬諸婆羅門奉設一年無遮之會，備辦六萬布施之具，爲一一人、人一傘蓋、一三叉木、革屣、瓶、鉢、上下舍勒及錢物等，供身之具，皆悉備足。別爲上座一婆羅門造於金柄上妙傘蓋，最勝革屣、純金爲杖、金三叉拒、金瓶、金鉢、上下舍勒，價數各值百千兩金；五百金錢、一千犖牛各并犢子，一牛一犢得一斗乳，其中角上皆

以金裝；五百童女皆珠瓔珞莊嚴其身。……其般遮會年歲已滿，唯一日在。時雲童子從雪山下，安庠而至輸羅波城無遮會所。時彼六萬諸婆羅門遙見童子，即發大聲唱言：“善哉！是處善造此般遮會，今梵天至，自來受此般遮布施。”時雲童子語彼六萬婆羅門言：“汝等莫喚我作梵天，我是於人，實非梵天。……汝可不聞？雪山南面有一梵志，名曰珍寶，種種通達。教授門徒五百弟子。……彼衆之中，有一上足弟子名雲，年始十六，智慧聰明，德術具足，與師無異，乃至其聲如梵天音，汝等聞不？”婆羅門等皆各答言：“聞”。雲童子言：“即此身是。”……雲童子言：“我師法中，教我有此一《毘陀論》，名爲‘先有’，我亦誦得。”時彼大會婆羅門言：“請爲解說，我等樂聞。”時雲童子在於上座敷設處立，以梵聲音誦彼《先有毘陀》之論。時會六萬婆羅門衆，……甚大歡喜，告雲童子言：“汝摩那婆，今可爲我作於上座，坐我座首。”……時祭祀德大婆羅門長跪語白雲童子言：“大德童子：汝可受此我之布施一切之物，莫令我會施不具足。”時雲童子語祭祀德婆羅門言：“大婆羅門，汝善布施，……唯我須者，我今受之；所不須者，徒取無益。”……時雲童子將其所得種種施物，欲向雪山以奉梵志，……於後漸漸至蓮花城，入彼城內，見城莊嚴，殊特美妙，……即生是念：“何故今者此蓮花城如是莊嚴？”……爾時彼人即報我言：“……燃燈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不久欲來此蓮花城說法教化。爲是事故，我王降怨，約令人民各使莊嚴。”……我於爾時更生是念：“我今先應向此停住，供養禮拜燃燈世尊，求於未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後別報梵志師恩。……今可買覓上妙好華持以奉獻。”……我時即至一鬱師家，語彼人言：“仁者可責此華與我。”爾時彼人報於我言：“仁者童子：汝可不聞？降怨大

王出敕告下，所有華鬘悉不聽賣與於他人。何以故？王欲自取持供養佛。”……如是處處買華不得。於街巷裏私竊訪求，見一青衣取水婢子，名曰賢者，密將七莖優鉢羅華內於瓶中，從前而來。我見彼已心生歡喜，即語之言：“汝將此華，欲作何事？我今與汝五百金錢，汝可與我瓶內七莖優鉢羅華。”彼女復言：“……以我比舍有一鬘師，名曰怨仇。彼有一女，私從我邊取五百錢，即盜與我此七莖華。我既違禁得於此華，自欲供養燃燈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實不可得。”時我復更語彼女言：“善女所說因緣，我今已知。汝可取我五百金錢，與我五莖優鉢羅華，兩莖還汝。”爾時彼女即答我言：“仁者童子：汝取此華欲作何用？”我時報言：“如來出世，難見難逢。今既遭遇，欲買此花上燃燈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種諸善根。”……爾時彼復語我言：“……汝若許我未得聖道，於其中間，生生世世爲汝作妻，……我今與汝此五莖華；不者不與。”我時復更語彼女言：“……如汝所願，許當來世與我作妻。”是時彼女從我身邊受五百金錢，即受五莖優鉢羅華，持以與我。其餘兩莖，爲我布施與汝，同作未來因緣。……時燃燈佛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從外來入蓮華城中，我時費此七莖蓮華，……散於佛上，發此願言：“若我來世得作佛時，如今燃燈如來得法，及於大衆無有異者，所散之華，住虛空中，華葉向下，華莖向上，當佛頂上，成於華蓋，隨佛行住。

綜觀以上本生故事，顯然是同一類型的故事，在印度不同時代演繹而成。《修行本起經》的主角是儒童菩薩，女人爲持花女子，被供養的是錠光佛；《太子瑞應本起經》的主角是儒童菩薩，女人爲瞿夷，被供養的是定光佛；《異出菩薩本起經》的主角是摩納菩薩，女人爲俱夷，被供養的佛無名；《過去現在因果